

蒲松龄《聊斋俚曲集》方言词语邹注商兑

张 树 铮

松 山 大 学
言語文化研究 第28卷第1号 (抜刷)
2008年9月

Matsuyama University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28 No. 1 September 2008

蒲松龄《聊斋俚曲集》方言词语邹注商兑*

张 树 铮

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不仅是文言创作的大家，而且是通俗文学的圣手。他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聊斋俚曲集》，与《聊斋志异》一俗一雅，分别筑起了令人难以企及的两座丰碑。可惜的是，虽然后者广为流传，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但前者却受限于方言土语的藩障，很少为外地人所知。前辈路大荒《蒲松龄集》（中华书局，1962，以下简称路本）中对《聊斋俚曲集》的部分方言词语有注释，但惜乎太少。直到蒲氏后人蒲先明整理文本、邹宗良作注的《聊斋俚曲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以下简称邹本）问世，这种情况才有了改观。邹氏娴于明清文学，且是淄川人氏，熟悉当地方言土语，用心又十分细密，因而能够特别准确地把握蒲松龄白话作品的语言意蕴。据我们的统计，《聊斋俚曲集》共有文本约396000字（据电子文本统计），而邹氏为其作注共4752条，其中方言词语的诠释约占八成以上。如此大密度的注解，使得《聊斋俚曲集》的语言障碍基本上涣然冰释，因此，称邹氏为蒲松龄《聊斋俚曲集》的功臣毫不为过。

不过，百密难免一疏，笔者在阅读《聊斋俚曲集》及邹注的过程中，发现还有少量方言词语的邹注尚有可议之处。因就管见所及，查阅有关资料，并赴蒲松龄故乡淄川蒲家庄调查核实^①，得商兑词条若干。兹按俚曲中出现顺序陈部分于次，就教于邹氏及广大读者，以共同促进对蒲松龄白话作品以及清代山东方言词汇的研究。为便阅读，一般字音依邹注使用汉语拼音。

1. 落了草（《墙头记》第一回，P8[104]）

原文：踉踉脚叫声天，这样苦对谁言？……哪如做个老绝户，卖地也还吃几

* 本文得到松山大学2007年度特别研究助成经费资助。

①主要调查合作人为蒲家庄村民吕承法先生，男，63岁。此外还有聊斋俚曲的传唱人、蒲家庄村民吕丕琦先生，男，82岁。两位均世居蒲家庄。

年，～怎不把头攤烂？有心待告诉官府，争奈这腿软腰酸。

邹注：这里是落到地上、失去了地土家产等依靠的意思。

铨按：此处俚曲原文为张老受尽不孝儿子百般虐待而气愤泄怨的话，如果照邹注理解，则义不可通：失去了地土家产等依靠（落了草）后把谁的头砸（攤）烂？把自己的头砸烂没有道理，把不孝子的头砸烂也不现实。从词的本义来说，“落了草”即使是“落到地上”的意思，与“失去了地土家产等依靠”也难以建立联系。

实际上，这里的“落草”是婴儿出生的意思，是北方方言中比较常见的说法。《汉语大词典》举例如《红楼梦》第八回：“另外有那一块落草时衔下来的宝玉。”《三侠五义》第二回：“曾记六年前产生一子，正在昏迷之时，不知怎么落草就死了。”《收获》1981年第5期：“村西周二楞家的婴儿刚一落草，门前的大皂角树上就飞来一只喜鹊，喳喳喳的叫了好一阵儿。”今淄川方言仍说“落草”。《聊斋俚曲集》另有两例“落草”，均为婴儿出生之意：《墙头记》第二回“落了草，叫欢欢”，邹注：“落了草：这里是出生、降生的意思”；《磨难曲》第二十四回“老头子得了个儿初落草”（此处“落草”邹未注^②）。

俚曲原文的意思是，儿子们这么不孝，还不如没有儿子“做个老绝户，卖地也还吃几年，”早知现在如此，当初儿子们刚出生时怎么没把他们的头砸烂呢（即“做个老绝户”）？这种字面上看起来是悔恨、实际上是绝情的话语，充分地表现出张老此时悲愤难抑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

2. 峻（《墙头记》第二回，P20[106]）

原文：落了草，叫欢欢，摸摸有～甚喜欢，细想来也是精扯淡。

邹注音 zuī：男孩的生殖器。

铨按：“峻”字《广韵》臧回切，“同媮”。“媮”，《说文》：“赤子阴也。”词义与俚曲此处相符。但该字今音 jī，蒲松龄《日用俗字·身体章》“女女儿峻犹可

^②此处原文为“叫花子拾了一个大元宝，死罪逢恩诏；儿子久别家，忽然敲门到；老头子得了个儿初落草”，列举四种意外大喜的事情，“老头子得了个儿初落草”即所谓“老来得子”。

说”，“峻”注音作“即”，今方言音jī。该字也就是普通话语词语“鸡巴”中的“鸡”。

3. 锹眼（《墙头记》第四回，P40[49]）

原文：若还是有点～，俺两个好去跟寻。

邹注：等于说线索，门路。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论俗》：“知事与物可求之所而捷得之曰锹”。

铨按：邹注乃据《汉语大词典》对“锹”的解释。今按，《聊斋俚曲集》中又有“窍眼门”、“窍”。《富贵神仙》第四回：“方二爷待下手老马，正找不出个窍眼门来，……”。邹注：“窍眼门：机会、空子的意思。”《墙头记》第四回上引原文之前，是说张大张二在父亲去世后，商议找知晓父亲积蓄的王银匠问讯：“王银匠老獾叨，合咱爹久相交，头发根儿尽知道。老头合他常擣酒，又往铺里去倾销，必然他还通些窍。咱就去找他敬问，未必不有点根苗。”与王银匠见面后有上引的一段话语。“通些窍”的“窍”与这里的“锹眼”意义正相呼应，都是指“线索、门路”。今距蒲家庄约100公里的寿光方言中仍说“窍眼”，意义相同。因寿光方言中“锹”“窍”声母尖团不同，所以，其本字当为“窍”。这里的“锹”盖尖团不分的方言中“窍”的借字，当音去声。

4. 好做（《姑妇曲》第一段，P54[5]）

原文：家中诸人～，惟有婆婆极难：管家三日狗也嫌，惹的人人埋怨。

邹注：山东方言，容易与人相处。

铨按：这里的“做”是“当”的意思，充当角色。“好做”指容易充当。当儿子、当女儿、当媳妇、当丈夫、当父亲等等，都容易当，惟有婆婆不容易当，因为她要当家（管家），难免会惹得人人埋怨。所以下文紧接着说：“人家众口难调，这做婆婆的极难。儿孙是自己生的，还要七拗八挣的；何况媳妇是四山五岳之人相逢一处？”今淄川蒲家庄方言仍有“管家三日狗也嫌”的俗语。

5. 情着（《姑妇曲》第一段，P58[111]）

原文：（珊瑚被逐后由老王婆子拿着休书送她，路上珊瑚对老王说：）我也不愁没主，我就不家去了。[叠断桥]叫声老王，叫声老王，我主意不还乡；既然出了门，我～往前撞。……

邹注：支撑着，支持着。情，“擎”的借字。

铮按：今方言中“情着”确实有动词“支撑着”的意思，如：墙歪了，你使块棒打这边情着，别找它倒了。但是，“情着”还有更常用的一个意思表示“由着性情（做事）”，如：我不让他说话，他～说话。从句法看，表“支撑着”义的“情着”不会用在另一个动词前表示情态，而表“由着性情”义的“情着”只能用在另一个动词前（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情态副词），如“情着走”中的“情着”只能是“由着性情”的意思。所以，“情着往前撞”中的“情着”并非“支撑着”，而是表示：不管别人怎么劝、怎么看（包括安慰她的老王婆子），自己决意被逐后不回娘家，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下去（我主意不还乡）。这充分表现了表面上看来对婆婆和丈夫逆来顺受、柔弱无比的珊瑚内心的坚韧。在分尖团的寿光方言中，“情”读尖音声母，“擎”读团音声母，读音不同，“情”不是“擎”的借字。表“支撑着”的“情”其本字是“贖”，“支撑”义从“贖”的“贖受”义引申而来（承受→支撑），而表“由着性情”的“情”是由“性情”义引申而来（性情→由着性情），两者并不同源。

6. 差池（《姑妇曲》第二段，P69[8]）

原文：（珊瑚被逐后自杀未死，住到其丈夫何大成异姓的大娘何氏家中，婆婆于氏前来索人被何大娘骂出；珊瑚主动提出要离开何大娘家。）珊瑚说在这里隔着太近，明知道何大娘一片好心，着您俩犯争差于理不顺。那里生气你又恼，都是为我一个人。纵然是没甚么～，何大娘，我这心里也不忍。

邹注：山东方言，成见，隔阂。

铮按：今淄川方言中“差池”确有“隔阂、嫌隙”的意思，但按此义理解似有不妥。按照邹注，“纵然是没甚么差池，何大娘，我这心里也不忍”一句的意

思是：即使你与于氏没什么成见、隔阂，我在这里住也于心不忍。这样的理解并不符合文意，因为何氏与于氏已经闹翻了，已经结下了疙瘩，这里再说“即使你们没有成见、隔阂”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其实，“差池”就是差错（《汉语大词典》），今方言中“成见、隔阂”义只是引申的结果。这里是珊瑚自己表白自己并没有做错事情。全句的意思是：（您与于氏“犯争差”、“生气”，都是因为我，）纵然我没有什么差错，我在这里住下去（再让你们继续生气）也于心不忍。《磨难曲》第十八回有一句“你平日纵然有些差池，断不肯像你以前嘎待的我”，与本句非常接近，只不过是说“有些差池”，而本句是说“没甚么差池”，“差池”的意思也是相同的。除本处外，《俚曲集》中另有9处“差池”，均为“差错”义。

《俚曲集》中“差池”又写作“差迟”，共8处，均为“差错”义。如《姑妇曲》第三段“连夹了三锭，全无差迟，就把文书退了”。邹注：“差迟：山东方言，差错。”

7. 狗颠呀似的（《姑妇曲》第二段，P73[70]）

原文：（泼妇）臧姑……骂（其夫）二成：“贼杀的！你不来呀？”二成～跟了去，……。

邹注：像狗讨好主人的样子。含贬义。

铮按：“颠”，俚曲中或写作“趲”、“蹶”，义为“跑”。二成性格懦弱，对臧姑唯唯诺诺，臧姑一喊，遂赶紧跑过去。这里是说像听话的狗听到主人呼喊便跑过去一样。邹注欠详。今山东方言中“跑”称“颠”较为普遍，但淄川方言中一般说“跑”，较少说“颠”，邹注或因此而略。

8. 嘎吃（《姑妇曲》第二段，P73[80]）

原文：一个新媳妇子出去换～，咱就见不的人了！

邹注：即啥吃。山东方言，吃的东西，食物。参见本篇第一段注(124)、《墙头记》第三回注(28)。

铮按：“嘎”即“啥”。邹注提到的另外两处注为：

《姑妇曲》第一段，珊瑚自杀未遂后，“疮虽渐渐平，还没多吃点嘎。”邹注(124)：嘎，山东方言，东西。特指食物中的常食、主食，等于说饭。嘎又有“什么东西”义指食物，为不定指（参见《墙头记》第三回注(28)），与此有意义上的区别。

《墙头记》第三回，张二夫妇听说父亲有钱后对父亲热情相待，“张二说：‘快拿饭来！’老婆提着酒，端着东西。张老说：‘我能吃多少，就费这么些事？’老婆说：‘有嘎吃哩。’……”（铨按：这里是张二老婆自谦的说法，公公责怪儿媳做的食物太多，儿媳说不多，“有嘎吃哩”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意思。）邹注(28)：嘎：山东方言，“啥”的借字，什么东西。泛指吃的东西，食物。

在上引三处，“嘎”所代指的确是食物，但实际上“嘎”可代指任何东西，不应仅释为“吃的东西，食物”，也不是“泛指吃的东西”，而是可以泛指任何东西。俚曲中另有多处用“嘎”代指“东西”的例子。如：“没嘎做”（《慈悲曲》第一段，“嘎”指事情）、“着实知道嘎”（《翻魔殃》第七回，“嘎”指事理），“家里没嘎你踢弄”（《翻魔殃》第九回，“嘎”指东西）。“嘎吃”非词，“换嘎吃”就是“换东西吃”的意思。《俚曲集》中另有“有嘎吃”（《墙头记》第三回）、“买嘎吃”（《增补幸云曲》第七回），是同样的结构。

9. 着铁瓦合（《姑妇曲》第三段，P88[19]）

原文：替他婆，好呆哥，靛不曾～。

邹注：用铁瓦盖住、保护起来的意思。

铨按：“合”当为“盍”的借字。“盍”为“盖”的意思（“盖”原作“盍”，是“盍”的后起字），《广韵》胡腊切，“《说文》作‘盍’，覆也。”今音与“合”相同（合，《广韵》侯阁切）。今方言中仍用此词，如“把井～起来”。

10. 括（《慈悲曲》第一段，P110[96]）

原文：娶了个后婆子不当耍，两条肠子常牵挂，撇下个亲生儿，树坎叉里～他不下。

邹注：山东方言，放的意思。

铤按：此为“搁”的借字。“搁”与“括”今淄川同音[kuə²¹³]。

11. 𠵹（《慈悲曲》第三段，P122[7]）

原文：李氏说：“我待叫他家去。”赵大姑～了一声，说：“罢嚟哩。”

邹注：字书无此字。当即“嗯”（音ng，又读n，方言或读en），是一种不满的表示。

铤按：从声符看，应当读men一类的音。从说话人关系看，赵大姑对李氏冷淡、瞧不起，所以不会认真、谦敬地应答，实际发音应该是独成音节的m或hm。今寿光方言中有“𠵹儿𠵹儿”一词，指声音较小的说话，相当于普通话的“哼哼”，如：我问他为啥不上学，他也没～出来。

12. 吧噪子瞎话（《慈悲曲》第三段，P123[16]）

原文：你给我再坐坐，就不吃嘎，咱～也好么。

邹注：……噪子，即一嗓子，一肚子，这里是说一阵子的意思。

铤按：“噪”当为“噪”之形讹。“噪子”俚曲中多见，义即为“阵子、会子”。《姑妇曲》中邹氏已经两次为“噪子”作注。如第一段“珊瑚还照寻常的规矩，早早起来，梳的光头面净，去伺候婆婆。到了门外，于氏不曾起来，等噪子，二成才开了门。”邹注：“噪子：山东方言，一会儿。”

13. 蹴着（《慈悲曲》第三段，P128[101]）

原文：李氏一路寻思，又是气，又是恼，低着头，少魂无识的，～了一块石头，跌了个倒栽葱，再爬不起来了。

邹注：山东方言，抬脚推拨物体的动作叫“驱拉”，也叫“驱”。“蹴”与“驱”音近义同。这里是抬脚时绊着的意思。

铤按：邹注所说的“驱”实际上应该写作“蹴”，俚曲无误。蹴，《广韵》：“踢也”，七宿切，清母屋韵三等入声，按古今音对应规律，今淄川与“驱”同音。（但

在分尖团的方言中，“蹴”与“驱”声母不同。）

14. 瘤呀瘤呀的（《慈悲曲》第三段，P128[107]）

原文：那腿上去了一块皮，走着还～，呀的进了房门，也没管孩子哭，一头攥在床上，回脸朝了里。

邹注：一拐一拐的。

铮按：路本亦作“瘤呀瘤呀”，但不通，今亦未见方言有此说法。“瘤”当为“癩”的形讹，即“癩呀癩呀的”。盛本作“癩呀癩呀的”。又，“呀的进了房门”中的“呀的”不详其意，盖承上而衍。

15. 攥（《慈悲曲》第三段，P128[108]）

原文：那腿上去了一块皮，走着还瘤呀瘤呀的，呀的进了房门，也没管孩子哭，一头～在床上，回脸朝了里。

邹注：山东方言，倒。

铮按：“攥”的本义是指用有尖的东西扎，刺。这里是指李氏一头扎到床上，形容其狼狈相。释“倒”一方面没有说明其形象意义，二是与其前的“一头”无法相配（不能说“一头倒在床上”）。

16. 褻褻搭撒（《慈悲曲》第六段，P152[7]）

原文：张讷无冬无夏，只是穿着个破袄，～的，真似一个花子。

邹注：形容衣服褻褻成块状的样子。

铮按：此词盖形讹（路本、盛本均如此）。寿光方言有“褻褻搭撒”一词，形容衣服破烂，有许多地方成为碎布片和布条的样子。其中，“褻褻”，今山东方言广泛使用，即碎布片、布条，稍大一点儿的可以用来缝补衣服，稍小的用来作裕褙。“搭撒”，毛发、丝线等下垂的样子。“褻褻”“搭撒”连用，说明其衣服破碎成了布片、布条下垂着。“褻”“褻”形近、“撒”“撒”形近。

据我们的观察，凡是淄川方言中仍使用的词语，邹注都会有“山东方言”的

说明；而此处未加注“山东方言”，说明淄川方言中没有“褻褻搭撒”的说法，邹注只是根据文意揣摩而已。路大荒《蒲松龄集·土语注解》释此条为“形容人穿的破烂”，也是揣摩之词。经查，今淄川方言没有“褻褻搭撒”的说法，这可能是该词词形讹误的方言原因。

又，《俊夜叉》(P403)中有“缕缕搭撒”，邹注：形容衣服褻褻成条的样子。其实也是“褻褻搭撒”的形讹，只不过“撒”字不误。

17. 使坏（慈悲曲）第六段，P154[13]

原文：……兄弟呀，我离家已是三年外。三省走了万条街，瑞州今日我初来，兄弟呀，几乎把我那心使坏！

邹注：这里是思虑、愁闷得难以承受的意思。

铮按：方言中“使”有“疲累”的意思，如“使得够呛”就是“累得够呛”，“使着了”就是“累着了”。“使坏”即“累坏”，“把心使坏”是指三年来各地奔走寻找被虎衔去的异母弟弟未果而用心过度。

18. 理之焉（《翻魔殃》第一回，P165[23]

原文：仇大姐怒开言：是绸袄是纱衫，何曾给俺做一件？找了个汉子一千里，整年没人～。

邹注：这里指理睬、关心。

铮按：“理之”为方言词，今淄川不说，但寿光方言中“理睬、搭理”称“理之”（“理”此处音“耳”），如“他很坏，人家都不理之他”。“理之”即“理睬”，并没有关心的意思。“焉”为文言虚词，这里可能因为唱词的缘故而用之。

19. 脏扬（《翻魔殃》第一回，P167）

原文：却说那庄有一个人是魏名，……仇牧之在家的时节，因他不正气，不大理他，他就造了一篇瞎话，脏诬那徐氏（仇牧之之妻）。（下为唱词：）钻出来～他，说他耍着他邻家，邪僻行子真奸诈。

邹无注。

铮按：指传播编造的瞎话或对对方不利的消息来败坏对方的名誉，即前文中的“脏诬”。今鲁中方言中此种意思仍说“脏”（一般写作“脏”），如淄川、济南、垦利等地都说“脏”，寿光则说“脏闷”。

20. 可才（《翻魔殃》第二回，P174[53]）

原文：（姜娘子发现丈夫仇福行动有异，诈了诈，仇福就露了马脚。下为唱词：）仇大郎未露真，诈了诈满面生春，彻脖带脸红一阵。娘子虽然没亲见，也就猜了八九分，故意~把他问。

邹注：山东方言，却来。

铮按：“可才”前面已有“故意”一词，“故意却来把他问”似不通；语源上说“可才”与“却来”也不通贯。

查《俚曲集》中“可才”共12见，除本处外，其余11例如下：

(1)那一个 的可才窘。（《姑妇曲》第二段）

(2)可才足了心头愿（《翻魔殃》第七回）

(3)这可才费的心思，眼也不敢去晰。（《襁妒咒》第二十四回）

(4)那可才摆划的俺，出了滚汤，又到火床。（《襁妒咒》第二十九回）

(5)这可才无法可治，你可就准备着坐监。（《富贵神仙》第二回）

(6)这可才真真的无法可救。（《磨难曲》第十三回）

(7)这可才无法可治，你可就准备坐监。（《磨难曲》第六回）

(8)只等到郊天大赦，俺可才同返故乡。（《磨难曲》第三十回）

(9)一口气不来瓜打了，竹篮打水落长空，可才大家没蛇弄。（《墙头记》第四回）

(10)旧绣鞋破铺衬，娘子夹进旧房门，可才又把言来进……（《翻魔殃》第十一回。邹注：可才，山东方言，然后才。）

(11)张官人只一刀就砍下一块，爬了爬还待走，复又一刀砍下来，他可才四爪子朝上，两腿儿蹬开。（《富贵神仙》第六回）

以上各例中的“可才”，有两种意思：1、因着或随着前面的原因而发生（即邹注的“然后才”），(8)~(11)属此类；2、表示强调（如普通话“才是，才算是”等说法中的“才”），(1)~(7)属此类。“故意可才把他问”，当属前一种用法，即“因为有意才来问他”（并非无心随意地问）。

21. 罨上（《翻魔殃》第三回，P181[34]）

原文：他娘说：“再靠前。”他又往前凑了凑。那床上一个碗盆子，拾起来分头就打，打了一个跟头，鲜血直流。姜娘子抓了一把灰来，给他~。

邹注“罨”音yǎn：敷上。

铮按：罨，《广韵》衣俭切，“鸟网”，与“敷上”义不合。表示“敷上”义的字今一般写作“搯”（《广韵》乌感切，“手覆”），普通语音ǎn。此应释为“搯”的借字，音ǎn。

22. 掬（《翻魔殃》第三回，P183[54]）

原文：姜娘子做了饭，打发他婆婆吃了，才~了升麦子碾上，……

邹注：音瓢舀。

铮按：邹注中“音”当作“用”，此盖为印刷错误。方言中“掬”的动作一般用瓢，也可以用勺或用一只手作瓢状来做；“掬”的对象是粮食、面粉等，舀取液体称“舀”。

23. 罨上（《翻魔殃》第四回，P187[4]）

原文：仇福~帽子遮了头，上了赌博场，到了魏名家，……

邹注：这里指扣上、戴上。

铮按：“罨”，《广韵》衣俭切，“鸟网；又於劫、乌合二切”。普通语音yǎn，来自衣俭切。今寿光方言音ngā（相当于普通话的ā），来自乌合切，义为用网扣鸟。此处的“罨”正是扣的意思。

24. 侃（《翻魔殃》第四回，P187[7]）

原文：仇大郎你好～，没钱使难住人，难住了不是真光棍。

邹注：（音kǎn）同“侃”，憨直，不知道动动心思的意思。

铮按：此字与“人、棍、银、运、耘”为韵，韵母当为en或in，不是作为“侃”异体的“侃”字。况且按【耍孩儿】曲律，当音平声而不是上声。今寿光方言中有“拼”一词，主要用于说人模样或物品形状呆板、不灵活，带些迂笨样，盖即此“侃”字。当注音pīn，为方言字。

俚曲中“侃”字另有一例，见于《襁妒咒》第十六回，写公子被妒妇江成管得战战兢兢，毫无生趣，江成更是不满，骂他“气也不喘，像个呆瓜。我才脱鞋，他已倒下；合他说句话儿，他就打呵；给他点笑脸，他也不觉。在人跟前，嘻笑哈哈；到俺跟前，伙头搭喇。跪在床下，战战呵呵，似上杀场，就着刀刷。看这态儿，还能怎么？就是相好，也只一霎，全然一点不中用，真正是个侃忘八！”邹注：（音kǎn）同“侃”，用为“砍”的借字，砍头的。解释颇为迂回牵强，“砍王八”似不辞。其实“侃”也是迂拙的意思，也当音pīn。“侃王八”相当于今语的笨蛋。

25. 你七个（《翻魔殃》第七回，P216[63]）

原文：范栝说：“～给我写上罢。”

邹注：山东方言，略似于说你这篇文章。

铮按：方言中“七”的意思为远指代词，略同于普通话的“那”。你七个，即你那个。在这里的语境中具体代指你（仇禄）的文章，并非“七个”有这篇文章的意思。

26. 及到至家（《翻魔殃》第十二回，P260[1]）

原文：又待了好几日，爷俩才起了身。～，已是残冬将尽。到了庄外，……

邹注：等于说到了家里。

铮按：路本、盛本均作“及到至家”。当是“及至到家”的错讹。“及至”为

时间上的“到”，“及至到家”即“到了回到家的时候”。“至家”的说法《俚曲集》中仅此一见，而“到家”（不包括“来到家”“送到家”之类）则有71例。

27. 情（《寒森曲》，第二回，P284[50]）

原文：大宗师在上听：论生员也稔争，见仇人顾不的残生命。就无了耳捶也死不了，抬上来啞哼哼，打起来看他什么病情。如今当堂亲验，就知道或重或轻。

邹注：当为“请”的讹写。

铮按：原文为唱词，按曲律，倒数第二句应为七字，倒数第三句当押去声韵。原文于曲律不合。又，“病情”一词出现时代较晚（《汉语大词典》举例均为现代），清初当无该词。原文应作“……打起来看他什么病。请如今当堂亲验，就知道或重或轻。”邹注以“情”为“请”的讹写，是；但文中未改标点，失。

又，抄本以“病情”相连，当是误以为一词。可见该手抄本年代也不会太早。

28. 蹂（《蓬莱宴》第一回，P364[27]）

原文：有仙童怒恨恨，骂一声贼遭瘟，哪里数着你来亲近？回头不知哪里去，跑来～倒大些人，畜生少不了这一顿！

邹注：“蹂”的讹写。山东方言，这里是用力挤的意思。

铮按：“蹂”音sǎng，是推挤的意思，即“推蹂”的“蹂”。此处的“蹂”非“推蹂”义，当是淄川方言的càng，意思为移动中擦碰，比普通话的“蹭”语义稍重。上文中有一段话：“众仙们见了娘娘，各人献宝。忽然一个梅花鹿，衔着一朵灵芝跑将过来，撞倒张果老，挨倒铁拐李，一直跪在面前。”作为一个小仙鹿，不可能“用力推挤”张果老和铁拐李，只能是急于跑路而擦碰到了张和李。今寿光方言此词音sàng，与声符“桑”声音更为接近。

29. 找着（《蓬莱宴》第三回，P376[10]）

原文：无奈何，无奈何，既在人间要做活；原是我待～忙，岂不知那天上乐？

邹注：山东方言，故意或因自身的原因而处于某种境地的意思。

铮按：方言中“找着”即“自寻”的意思，也说“自找”，即由于自己主观的原因而导致（某种情况）。邹注大致正确，只是“处于”一词欠准确。

30. 一罗（《蓬莱宴》第四回，P379[11]）

原文：相公一行赞美，娘子一霎抄了一～。

邹注：山东方言，一叠。

铮按：一罗，即一摞。山东方言中“摞”音阳平，“罗”为“摞”的借字。按邹注体例，当注作“摞”的借字。

31. 除上（《蓬莱宴》第五回，P384[5]）

原文：这几年大叔也算是自在，就是没人叫声爷爷。～我向后叫爷爷奶奶，就中了状元是待怎么？

邹注：山东方言，指让人专做某事，等于说派上。

铮按：原文为文相公落第后书童劝慰文相公的话。下面还有唱词：“近来咱家，近来咱家，虽不富贵也荣华；又不接上司，省了耽惊怕。把门关煞，把门关煞，就叫爷爷也不差，就中状元来，也是这们大。”中心意思是说，中不中状元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我叫爷爷奶奶（名誉上的升格），中了状元又能怎样？（“就中了状元待怎么？……也就这们大。”）这里的“除上”是除了的意思（或者“上”字是“了”的形讹——草书“上”与“了”形体相近）。而所谓“让人专做某事”的意思俚曲中写作“出上”（多见）。俚曲中另有一处“除上”（《慈悲曲》第四段）中的“除”是用锨铲起，与这里的“除上”不是一个词。

32. 没也板（《俊夜叉》，P403[33]）

原文：每日来到那么晚，说你做个什么茧？家里等你去卖地，既至回家～。虽是人家也赌钱，谁像你也没瞪眼？

邹注：也，当为“乜”的讹写。等于说没有那种正正经经的样子。

铮按：“板”释为“正正经经的样子”似乎牵强，与上下文也不合。疑“板”指铜板，即钱；“也”当为“一个”的合音。原文是“俊夜叉”媳妇斥责丈夫嗜赌的话，上文说“家里等你去卖地”，回了家却没带回来一个铜钱，即全输光了。后文说“虽是人家也赌钱，谁像你也没腚眼”，也是斥责其丈夫不像其他赌钱的那样小赌，而是连卖地的钱都输掉（“没腚眼”指没心眼，傻）。

关于“也”，《墙头记》第一回中有“看您达（即爹）那也势势”，其中的“也”邹氏释为衬词，但邹说不能得到俚曲用法的内部支持，其实应是“一个”的合音。《俊夜叉》中还有“亻人听说不耐烦，仔说我没有那也纂。”邹氏未注，其实也当释为“一个”的合音。

33. 褰縻搭撒（《俊夜叉》，P403[35]）

原文：吊了帽子看见纂，～什么款？

邹注：形容衣服褰褰成条的样子。

铮按：当作“褰縻搭撒”。参“褰縻搭撒”条。

34. 陪着（《俊夜叉》，P403[44]）

原文：酒肉～满欢喜，哪有这样混账货！

邹注：山东方言，堆垒着任意取用的意思。

铮按：“陪”为“培”的借字。“培”本指培土，引申指堆垒。陪着，指成堆地放着。

35. 良心查（《俊夜叉》，P407[107]）

原文：背地里偷明地拿，那里有点良心查？

邹注：等于说良心的痕迹。查，“茬”的借字，指茬口，植物割断、折断处留下的痕迹，因引申指痕迹。

铮按：从曲律看，《俊夜叉》通篇押韵，一段为“耍孩儿”，另一段为押同声调韵字的韵段，两段交替，而本句正属于同调押韵的唱段。本段唱词韵脚字为“话

下剥～查大嫁”，通押去声（剥字声调待考），“查”不当读平声的“茬”（chá），而应读去声。今按：“查”有两读，一读chá，一读zhā。“查”当假借为方言中的“茬”（音“乍”），指植物割断或折断后留下的根部，如麦茬、秫秫（高粱）茬。蒲松龄《日用俗字·庄农章》有“秫[上卅下死]”，即高粱茬，后字注音为“乍”。“查”音去声的“乍”，正合俚曲的韵律。“良心茬”指良心的少量残留，“哪里有点良心茬”指连一点儿良心都没留下。《翻魔殃》第二回有“良心芽”一词（人说婊子没良心，他还有点良心芽），意义类似。

36. 置（《俊夜叉》，P408）

原文：摊着你这个赌博鬼，拿着俺不～个烂甜瓜。

邹无注。

铮按：“置”为“值”的借字。今寿光、利津方言中表示物品与价钱相当义的“值”音去声（如：值钱）。“不置个烂甜瓜”意为抵不上个烂甜瓜值钱，全句指在“赌博鬼”丈夫心中，“俺”的价值连个烂甜瓜都不如。《慈悲曲》第二段有“汉子哄你不值个破瓢”，《襁妒咒》第十八回有“不值个破枣”，《墙头记》第一回有“谁想这老不值个狗屁蛋”，《姑妇曲》第二段有“这命不值个臭屁！”，这些与“不置个烂甜瓜”的结构及意义均类似。

37. 颞（《丑俊巴》，P425[29]）

原文：八戒病了十日整，浑身消瘦鬣毛鬣；腮子掉了二斤半，后坐瘦的竖脑尖，耳朵搐的相薄脆，前槽搭喇～了肩。

邹注：“邻”的借字，这里是紧靠的意思。

铮按：蒲松龄《日用俗字》有“颞肩”一词，《身体章》：“颞（吝）肩趁（欠）身无妨事，唇经（怪）牙毗太不文。”（括号内为蒲氏原注的同音字）淄川方言中“颞肩”指斜着肩，一肩高一肩低，与此处意义相合。“颞”非借字，亦非紧靠义。

38. 狗哇黄（《快曲》第四联，P449[25]）

原文：两个翻身都落马，歇在地下～。

邹注：山东方言，像狗受伤一样发出哀鸣。含贬义。

铨按：《墙头记》第一回有“狗哇荒”一词：“第二年全然不打拢，跟着腓上狗哇荒，他还说我絮聒样。”邹注“狗哇荒”为“像狗那样嚶吁作声”（未注明是山东方言）。与这里的“狗哇黄”应即一词。“哇黄”当即俚曲中多次出现、至今方言中仍继续使用的“哇哼”，义为（因病或疼痛）呻吟。如“轮起那棍子来，打了他一下子。张哇哼了一声。”（《慈悲曲》第四段）“眼矇眈，手脚发热似蒸笼，浑身不自在，终日哇哼哼，到天明病的越发重。”（《磨难曲》第七回）

39. 将将着（《襁妒咒》第四回，P467[22]）

原文：子正说：过来，我背着你走吧。江城笑说：～罢。

邹注：山东方言，携着手。

铨按：此释义与文意不合。这里的上下文是：江城家迁居，其父樊子正先行，江城与母亲徐氏在后慢行，江城喊累，啼哭不走。樊子正到目的地后打发脚夫走了，又往回迎江城母子。徐氏告知江城“弄鬼”不走。“子正说：‘过来，我背着你走吧。’江城笑说：‘将将着罢。’子正说：‘就依着你。’江城又说：‘俺在这肩膀上站着罢。’上在肩膀上介。”然后就站在其父肩膀上一直到了新家，“来到家门，才把孩儿放。”试想，江城本来就是嫌累不走，所以当父亲要背着她时，她不可能不愿意背而让父亲领着走。今按：寿光方言中“将将着”是指大人让小孩儿骑在脖子上扛着走。以此来理解这里的“将将着”，极为通顺：首先，符合上文：江城不愿意自己走，要让父亲驮着她走，这正符合她走累了时的心情；而且她还要求骑在父亲脖子走，这正符合她娇纵的个性。其次，符合下文。大人要“将将”小孩儿的时候，一般是蹲下身让孩子骑到脖子上或者是将更小一些的孩子直接用手举起使其骑在脖子上。此时的江城已经十岁左右，所以大人要轻松举起来放在脖子上已比较费力，应该是大人蹲下、让孩子骑到大人脖子上。当父亲“依着”她要“将将着”的时候，也就是父亲已经蹲下、江城已经骑在父亲脖子上的时候，

她又得寸进尺地要在父亲肩膀上站起来。请看，江城说的是“俺在这（！）肩膀上站着罢”，分明是已经到了肩膀上，而要改坐姿为站姿。如果“将将着”是携着手的话，后面江城突然又要站在肩膀上以及所说的话就不好理解了。在肩膀上站着，因为重心太高，所以行走起来非常危险，一般是非常调皮大胆的男孩儿才敢这么做（胆小的孩子平常连“将将着”也不太敢）。而江城一个小姑娘，却要站在父亲肩膀上走，并且后文的唱词说，她“站的牢壮，大立碑好似秦王。不怕翻了往下张（意谓摔倒），走来好似天仙降”，不但丝毫不畏惧，反而颇有些得意洋洋，这正反映了江城的泼辣性格。实际上，要大人“将将着”走，一般是比较娇惯的一种方式；一个父亲，竟允许自己十岁左右的女孩站在自己肩膀上行走，这更是过分纵容子女的行为。江城的妒妇性格，正是在父母的娇惯之下形成的。少年时的这个情节，正是其婚后性格的铺垫。

《襁妒咒》第二回写高母找到正在与江城嬉玩的儿子高蕃后“将着”回家，邹注“将着”释为“山东方言，携着手”，也有可疑。高母50岁才生了独子高蕃，平日娇宠非常，这里的“将着”大概也是让其骑在脖子上扛着走路的。

40. 腔（《襁妒咒》第二十六回，P565）

原文：见同年称年兄，拜知县称治生，庄村谁不把我敬？从此没有下三等，顺口谈文尽着俺烹，见人说嘴又整～。若来到这绣房以内，这一把青伞难撑。

邹无注。

铮按：原文为高蕃中举后对妻子江城的唱词，自夸中举后身份、地位提高的情况，韵脚字为“兄生敬烹～撑”，“腔”字不合韵。此当为“脰”（方言：屁股）的形讹，“脰”与“腔”草书形体相似。“见人说嘴又整～”一句中，“整脰”与“说嘴”并列，“脰”正与“嘴”对文。不过“整脰”意义不详，邹亦未注。

41. 拏（《襁妒咒》第二十八回，P574[1]）

原文：俺这心里不好说，怎么把人～根子抽，一霎汗湿衣襟透。

邹注：当为“撮”的讹字。山东方言，抓，揪。

铮按：邹注释义正确，但此非“讹字”，当为俗字。《俚曲集》中有“撮”字，共29见，用法如下：

(1)撮合（词义同普通话），8例。如：“俺也不肯伤天害理，只是撮合人家好事。”（《襌妒咒》第十四回）

(2)拥撮（词义同今方言：①推拥；②怂恿，鼓动），5例。如：“不觉就是时辰到，大家拥撮上喜轿。”（《琴瑟乐》）

(3)撮攒（义为“撮合”），1例：“不是神鬼共撮攒，哪得父子相见？”（《慈悲曲》第六段）

(4)撮弄（词义：①捉弄，同普通话；②往上推，同方言“撮”），3例。如：“神鬼会把人撮弄。”（《富贵神仙》第十三回）

(5)单用①（义为耍杂技），2例：“撮傀儡”（《慈悲曲》第一段）、“撮猴子”（《襌妒咒》第四回）。

(6)单用②（义为往上推，同今方言），9例。如：“使力气撮上墙”（《墙头记》第二回）

(7)单用③，“撮了药来”（《磨难曲》第七回。指拿了药来），1例。

除最后一例读音不详外，其余28例今方言均读cuō。而此处的“拏”在方言中读zuō，与“撮”读音不同。所以，虽然该字现在可以写作“撮”（音zuō），但与蒲松龄时代及现代的淄川方言中一般的“撮”（cuō）字并非一字。该字既不是“撮”的讹字，也不是“撮”的同音借字，而是另外一个词，蒲松龄写作“拏”，清代鲁中人编写的《万韵书》中写作“拏”。

42. 紧纂（《襌妒咒》第三十一回，P586[3]）

原文：千里来到，千里来到，夫妻欢喜，恨不能两个身子并起来，还加～。

邹注：摽，“纂”的借字。紧贴着。

铮按：①此处原文即作“纂”（路本、盛本同此），所以说摽是纂的借字有误。从释义看，似乎原文为“摽”，而印刷（或整理者）误已正之为“纂”；而从下文的解释看，又似乎是想说：纂，“摽”的借字。②从结构看，当为“加+紧纂”，

而不是“加紧+纂”。“加紧”是现代词语，近代汉语及《俚曲集》中均无用例。换言之，“紧纂”是“加”的宾语，是名词，而不是动词，不是“摽”。如果按照邹注，“紧纂”是“紧贴着”，则“加紧纂”则不成辞（加+紧贴着？）。③紧纂（方言音biào），方言中是一个词，也叫“紧纂子”，是捆束在物体上使之更坚固的篾片、铁丝等。在物体上加上“紧纂”叫“加紧纂”。这里的意思是，夫妻长期分离之后，恨不得两人合为一体，还要再加上捆束的东西，使之结合得更紧、更加不可分。

43. 着急（《富贵神仙》第三回，P621[21]）

原文：张官人说道你听也么知，再找媒人费事极。不必提，谁是咱~的好亲戚？既无有哥哥，又无有弟弟，那别人与咱何干系？

邹注：极，“己”的借字。山东方言，体己，为自己的事情着急、奔走。

铮按：“极”不是“己”的借字，而是“急”的借字。《富贵神仙》第十回作“着急”：“我家是非一大些，一个孩子没有爹。得个着急人看望，多多拜上你爹爹，……”以“极”代“急”在《俚曲》中多见，如《姑妇曲》第二段“大成见他娘气的着急，不敢劝他，……”《慈悲曲》第三段“李氏见他吐口号，就拿极红了脸说……”《翻魔殃》第三回“姜娘子听说，冤屈的着急，……”《翻魔殃》第三回“徐氏见姜娘子极的抓耳挠腮的”，《增补幸云曲》第二十三回“我昨日实着你赢极了，我就心焦了几句”，等。“着急”的意义是指宗族或亲戚关系近，今淄川方言不说“着急”，但仍说“急”（音jī），如“服气^①急”（与“服气远”相对），“急亲戚”、“急人”。“着急”与“体己”的意义有别，《俚曲集》中也从未见“体己”的使用。第十回的“着急人”指的是“你爹爹”，即张成之父张春（张鸿渐的“堂叔伯伯”），正是关系近的亲属。而第三回上引情境中，张官人野遇狐仙，说的是找媒人说亲的事，在封建礼教中，此事只与家长、亲戚有关，而与朋友无关，这

①服气，方言词，指宗族中的血缘关系。同父者为一服，同祖父者为二服，同曾祖父者为三服，同高祖者为四服，以此类推。一般以五服为界，五服以内为“有服气”，五服之外一般就算是“没有服气”了。五服之内男女不能通婚。

也可说明“着急”的意义不是“体己”，而是就宗族、亲戚关系而言的。

44. 冷打漫吹（《富贵神仙》第六回，P642[8]）

原文：方娘子见他~的，说的都是云里雾里的话，就拭了拭那泪，把脸放将下来，恼了。

邹注：山东方言，态度不明确，说话不着边际。

铨按：方言中“冷打慢吹”指态度冷淡，不热情。原文此处为张鸿渐受狐仙舜华戏弄之后，真的回家时以为又是舜华作弄，所以对妻子方娘子很是淡漠，且把床头的儿子当作舜华变的竹夫人，完全缺乏分离多年之后的热情。邹注似欠准确，所谓“说话不着边际”其实是“说的都是云里雾里的话”一句的意思，与“冷打漫吹”不是一回事。

又，《磨难曲》第十三回：“我合你四五年不见面，我为你受了多少的苦楚！见了面一眼泪也不落，冷打慢吹，说的话云里雾里，想是你良心全丧了！”“漫”字作“慢”。从词源来看，“打”和“吹”的本义应是演奏乐器的“吹”和“打”，借用器乐节奏的缓慢表示不热情的意思，当以“慢”字为正。

45. 眼们（《富贵神仙》第六回，P647[34]）

原文：两个衙役每日掳的是那臭烧酒，哪里有这样酒？正无吃够，听了这话，又还不知是待给他多少银子，喜的那腮里都是笑~，哪里肯走！

邹注：山东方言，眼儿。

铨按：今山东方言中，“笑眼们”为一个词，而不是“眼们”。“笑眼们”即笑靥，笑窝。笑靥应该是在脸上，这里说“腮里都是笑眼们”，是嘲讽这两个可恶的衙役喜极的小人之相。

“笑眼们”中的“眼们”疑即“靥”的音变。靥，《广韵》於業切，“面上靥子。”山东方言中有些古咸摄字入声读成阳声（如“眨眼”说“晰眼”，《俚曲集》中有用例。《广韵》眨，侧洽切；斩，侧减切），所以，“靥”有可能读为“眼”（靥字声符即为厌）。此外，山东方言中古咸摄阳声韵有些字儿化后加“们儿”，如“心

们儿、参们儿、蚕们儿”（《俚曲》中有“蚕们儿”），因此，如果“靛”读阳声收-m韵尾，儿化后加“们儿”就成为“眼们（儿）”，“笑靛”就成了“笑眼们”。而“眼”字《广韵》五限切，中古山摄，收-n尾，今山东方言没有说“眼们”者。

46. 高脚子（《富贵神仙》第七回，P654[18]）

原文：浑身上下撕你个净，拾起腿来拧一个花。拧一个花，还不的家，还要打的你～爬。

邹注：高高地抬起腿不敢着地。

铮按：“高脚子爬”当是一词。今寿光方言中“高脚子爬”是指婴儿初学爬行时膝部不着地而只用手脚爬动的状态。成人的爬行姿势是膝部着地，婴儿的“高脚子爬”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常的爬行。这里是指把腿打坏，让她连爬也不能正常地爬。如果是“高高地抬起腿不敢着地”，那如何能“爬”？《磨难曲》第十一回：“我把您狗腿折了，都着你就地高爬！”其中的“高爬”即“高脚子爬”。

47. 瘤呀点呀（《富贵神仙》第七回，P655[22]）

原文：那老婆漏着腕，光着脚，～的家去了。

邹注：山东方言，等于说一瘸一拐。

铮按：今方言中“点”指点地，即用脚轻轻地着地随即拿开，形容脚怕疼不敢着地或是瘸子走路的样子；“瘤呀”则方言中没有这种说法，义亦不可解。今按：“瘤”当为“瘸”字的形讹，即“瘸呀点呀”。

48. 教的（《磨难曲》第一回，P706[40]）

原文：一个说道：“……这饭是该怎么讨法？”一个说道：“我可～给你……”

邹注：山东方言，教。

铮按：鲁中方言中，表示给予义的双宾句结构形式为“动词+的+给+人+物”，如“送的给他一本书”。“的”可视为结构助词，并非与“教”构成一个词。

49. 一大稔（《磨难曲》第二回，P713[10]）

原文：上限拿了去比较，二十五板打了个昏，板疮还有～！

邹注：山东方言，一大片，一大溜。

铮按：《汉语大词典》“稔”：“捆成的禾秆。”今鲁中方言中仍有“稔子”一词，指用高粱秸或玉米秸捆成的一束，常用在盖房时铺在梁上（上面再用泥泥平，最上面苫草）。此处原文为贪官比较，百姓挨打，结果是“二十五板打了个昏，板疮还有一大稔！”当指如禾束一般隆起的一条。邹释中“一大溜”或者近之，“一大片”则不然。

50. 一路人（《磨难曲》第四回，P722[29]）

原文：证见都是你～，问他怎的！

邹注：一伙的人。

铮按：“一路人”本指走一条路的人，方言中引申指同一种品性的人，同一类人。释为“一伙”欠准确。

51. 合（《磨难曲》第十三回，P765[4]）

原文：跳过破墙去，直到内宅来，却也是窗儿里灯明，就～那夜半点儿不曾改。

邹注：山东方言，像，如同。

铮按：原文为张鸿渐先被狐仙舜华戏弄，“假”回家了一次，第二次真地回家时，所见与被舜华骗的那次一样。方言中表示两者相似是说“和（合）……一样/似的”，如《墙头记》第一回：“到老来无人奉养，就合那牛马相同。”第二回：“每日穷的合那破八万哪似的，他哪里钱？”《姑妇曲》第一段：“这样福合佛一样，……”“和（合）”是介词（相当于“与”），不是动词（喻词），本身没有“像”“如同”的意思。此句当是因为后面出现了“半点儿不曾改”而挤掉了“一般”之类的词。不过这样一来，句子结构稍有点别扭。因为这是唱词，所以不必与一般句子一样要求，更不能仅仅根据这一个特殊用例认为“合”有“像、

如同”的意思。

52. 狗骨髅（《磨难曲》第二十三回，P826）

原文：李先生笑说：“哈哈！造化低，我白胡子碰着～。莫怪，莫怪，新女婿抹着腰，——每哩你疼我不疼哩？”王丙说：“李二哥，你这不骂起我来了么？”李先生说：“怎么骂你？”王丙说：“什么是～？谁是媳妇谁是女婿？放屁么？”

邹此处无注。

铨按：“狗骨髅”今鲁中方言不说，《俚曲集》中亦仅此一例，其确切含义尚待考订。

《襃妒咒》第十八回：“你打他打破头，浑身上下血交流，我也拿你这降人的，试试你这狗髑髅！”这里的“狗髑髅”是狗头的意思。引文的意思是：你打破了他的头，我也要试试你的头。

《快曲》第四联：“单照曹操分心刺，一下就成致命伤！许褚安心要弄鬼，一矛攘去透心亮！两个翻身都落马，欹在地下狗哇黄。脚踏脖子梟首级，那鼻眼略动口还张。贪慌摆划这颡髅骨，别的跑了他贼娘！”“颡髅骨”也是脑袋的意思（后有大量篇幅写刘备一方戏弄、侮辱曹操头颅的情节）。

蒲松龄《日用俗字·身体章》：“发辫颡_骨髅与凶信_门”。“颡髅”即《快曲》中的“颡髅”，即头颅。亦即“髑髅”。

疑“狗骨髅”即“狗髑髅”。

53. 芦蜚（《磨难曲》第二十八回，P857[17]）

原文：拿绳子来，把他手脚背绑在一堆，从梁上抽将起去，着他肚皮朝地。休高了，看那臭虫勾不着，休光偏宜那～。

邹注：“炉渣”的借字。这里指煤在炉膛烧熔后凝结而成的泡状物，较有硬度，垫在身体下面或迫人跪在上面能硌破皮肤。

铨按：以比较生僻的“芦蜚”来代替常用的“炉渣”二字令人怀疑。原文为张鸿渐父子科举高中之后，张春将来贺喜的原解子张龙、李虎吊打，从上下文并

看不出来与炉渣有关的事情。况且，文中说的是“休高了，看那臭虫勾不着，休光偏宜那～”，意思是吊高了只能便宜“芦蚰”，可见更不可能是“炉渣”：只有吊低了、人身体着地的时候炉渣才会硌人，“高了”怎么能“便宜”炉渣呢？今方言中不说“芦蚰”。蒲松龄《日用俗字·昆虫章》中有“蠹蚰”，与“蝼蛄”、“瞎牛蠓”为一类，盖亦能爬会飞的昆虫。这样理解，与前文的“臭虫”也能气味相配，而与后文“三更里，苦哀哉，疼又麻难顾追，十万蛆蚤这波罗盖”中的“蛆”也正相呼应。

54. 麻粩（《增补幸云曲》第六回，P926[14]）

原文：披着蓑衣吃～，不看吃的看穿的。浑身衣服不值一个低操，赢他命么？

邹注：用麻子、大豆、花生等榨油后剩下的渣滓，一般做成圆饼状。

铨按：①粩字正文及注释均作此字形，路本、盛本同，均属形讹，当作“糗”。“糗”，《广韵》所臻切，粉滓。今音shēn。②此句为歇后语，当按本书体例标点作“披着蓑衣吃麻糗，——不看吃的看穿的。”

55. 涩道（《增补幸云曲》第十四回，P965[13]）

原文：这万岁穿的鞞鞋是江彬做的，虽无穿着走路，但年岁久了就烂了，那鞋掌子印着那～上边，嗤的一声抓下来了半边，走一步刮打一声。

邹注：山东方言，雨后泥泞的土路。

铨按：上下文并未提到下雨及泥泞，此释可疑。今寿光方言中“涩道”指院子中用砖砌的道路，即甬路。砖砌的甬路时间久了，会凸凹不平，有些缝隙，“烂了”的鞋掌子会陷入而导致“抓下来”。下文说到，“那万岁见人笑他，一发装起嘲来了，站在墉路上，可就讲起他那鞋来了。”人走路当不会一会儿走在泥泞的土路上，一会儿又“站在墉（甬）路上”。盖涩道就是甬路，只是上下文用了不同的说法而已。

56. 鷓子（《增补幸云曲》第十五回，P968[8]）

原文：小二姐气狠狠，叫姐夫你好村，你在哪～窝里困？

邹注：鷓，“埕”的借字。山东方言，地方。

铮按：鷓，邹注音ān，而埕，方言音niǎn，两者不同音，形亦不近，所以，不当是借字。再者，如果“鷓”是“埕”，则“埕子窝”（地方窝）亦不辞。今按：“鷓”当为“鹌”的借字，“鷓子”即鹌鹑，“鷓子窝”即“鹌鹑窝”。鹌鹑是鲁中田野常见的鸟类，形类小鸡，鹌鹑窝自然是非常狭小。这里是妓女小二姐嘲讽包了自己的武宗（姐夫）太土气无知（村），说他是在鹌鹑窝里睡（困），与“井底之蛙”意义相类。

57. 狗跑门（《增补幸云曲》第十六回，P976[33]）

原文：好甚么？不过是胡乱拔几点子，合～哪是的。

邹注：跑，“刨”的借字。狗用爪子抓门。

铮按：“跑”有páo一读，《广韵》薄交切，“足跑地也”。《汉语大词典》释为“走兽用脚刨地。”“跑门”是旧的写法（参《现代汉语词典》），非借字。

58. 茄着（《增补幸云曲》第二十二回，P1007）

原文：那件蟒衣，是那戏子们穿的着装皇帝的，百姓们穿了犯法。我怕他～我，我才着你藏了，怎么你也信了么？

邹无注。

铮按：今淄川方言不说“茄着”但说“茄告”，寿光方言说“茄着”，也说“茄和”，均指以某事为理由来挟制对方或做出不合作的举动，带贬义。如：他～着我没向着他，就不和我搭腔了 / 他～着别人都不去，他也不去了。俚曲此处正是怕别人（指有敌意的大姐和王龙）以龙袍为证据来告发的意思。

参考文献：

蒲先明整理、邹宗良校注 1999《聊斋俚曲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盛 伟编校 1998《蒲松龄全集》，上海：学林出版社

路大荒编 1962《蒲松龄集》，北京：中华书局

孟庆泰、罗福腾 1994《淄川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张树铮 1995《寿光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杨秋泽 1990《利津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